

第七卷

报告文学

散文

龐瑞根文集

龐
瑞
根
文
集

第
七
卷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

江蘇文藝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庞瑞垠文集. 第7卷, 报告文学、散文/庞瑞垠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10

ISBN 7-5399-2423-3

I. 庞... II. 庞... III. ①庞瑞垠—文集②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0348 号

- 书 名 庞瑞垠文集 / 第 7 卷
著 者 庞瑞垠
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
责任校对 杨 梅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mm 1/32
字 数 420 千
印 张 17.75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423-3/I·2296
定 价 400.00 元(共 8 卷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七卷目次

散
文

.....

427

报
告
文
学

.....

1

报告文学

罗布泊远去的身影——彭加木轶事	5
丹心彩墨尽风流——记工笔花鸟画家喻继高	11
傣族舞者——刀美兰印象	24
魂兮归来——记加拿大籍华裔画家刘允衡	44
茅以升	50
腾飞的序幕——一九九五年南京城攻坚纪实	71
周恩来留学日本始末	87
陈布雷与中共渊源秘录	94
姚迁之死	105
陈布雷之死	127
物价魔方——广角镜下的菜篮子	206
雾谷现象	253
备忘：一九九一大洪荒	269
沉沦女	347
凋谢的康乃馨	404

罗布泊远去的身影^①

——彭加木轶事

这些日子来，关于彭加木的谣言四起，传遍中外，甚至有人编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民间故事作为酒后茶余的话题。但是，我对这位无畏的科学家执拗地怀着不尽的思念。

彭加木，使我想起了屈原的《橘颂》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，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……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，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”

这不仅是因为彭加木爱橘。

这不仅是因为彭加木对橘树的病毒感染作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，在学术上有重要建树。

因为，在我的心中彭加木就是秉德无私参天地的“嘉树”。

六十年代初，彭加木被网状细胞性淋巴瘤折磨得死去活来。医生们深感痛惜：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即将死于恶性肿瘤！即使他能闯过手术关，经受住化疗、药疗和病痛的长期煎熬，侥幸存活，也无法重返大西北，从事他视之比生命宝贵的科学研究了！

在那痛苦的日日夜夜，他面对病房的天花板，心儿早就飞向了辽远的大西北——骑着阿尔泰的高头骏马，迎着天山肆虐的暴

^① 此文发表时，题为《彭加木二三事》。

风雪，戈壁滩狂吼的风沙，走过人迹罕至的荒原……难道壮志未酬就这样倒下了吗？不！他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己，低声吟道：“昂藏七尺志常多，改造戈壁竟若何。虎出山林威失恃，岂甘俯首让沉疴！”

就在病情有所好转不久，他为了改善血液循环，踏着自行车，开始了顽强的体育锻炼。最初，他由上海骑车到苏州，尔后，他从洞庭东山出发绕太湖环行。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他这样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只花了九天时间，骑车绕太湖兜了一圈，这种征服病魔的壮举，真是令人赞叹！

气吞吴越的太湖，呈现在彭加木面前。太湖之晨，云蒸霞蔚，望不尽层层细浪，数不尽点点白帆，他时而推车漫步，时而倚树小憩，江南山水如此美好，时刻牵动彭加木的衷肠。一颗对祖国母亲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是永远不会安静的。他想到了雄浑、广袤的大西北，那里需要彭加木！于是，他又骑上自行车疾驶向前，一处沟辙，一块石头，把他绊倒在地，他又爬起来，继续蹬车疾驶向前……仿佛，又策马驰骋在伊犁河畔。彭加木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个以事业为第一生命的人。

十年浩劫，彭加木仿佛做了一场噩梦。

“文革”之初，彭加木已患了纵隔障淋巴肉瘤，肿块压迫着血管和气管，氧气进去的少，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他常感到窒息痛苦，这样的病号，能下干校吗？“最高指示”上不是明明写着：“除老弱病残者外”吗？

“不行！彭加木是‘梅花党’的重要骨干！”造反派头头们凶神恶煞地吼道。

一纸勒令，彭加木被驱赶到上海远郊的干校。无休止的“批斗”，没完没了的“请罪”，史无前例的滑稽戏的全过程他都经历了。

他看见自己所尊敬的党的负责同志、学术界的名流、志同道

合的师友也和他一样一个又一个地进了牛棚，更感到惶惑、愤怒。他用浓重的广东口音激烈争辩，他对横暴者投去冷峻的目光，他用科学家缜密的头脑苦苦思索……

彭加木，这位研究植物病毒的权威对“病毒”有一种特别的职业性敏感。在动乱中他逐渐清晰地看到中国早已感染，而今正在恶性蔓延“左倾社会病毒”。这种病毒侵入了党的肌肤心脏，正在危害党和人民！但是，“物到极时终必变”，不论何种“社会病毒”，只要人们一旦认识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，不幸和悲剧终可消弭。彭加木相信那一天会到来的。为了迎接“那一天”，他坚持锻炼身体。收割、打场、搬运、装卸，累活重活顶着干。无论是雨雪雾霏的寒冬或是溽暑蒸人的炎夏，经常可以看到他迈着日渐稳实的步履，行走在平坦的场院和弯曲的阡陌，造反派的役使岂能迫使正直的科学家卑躬屈膝。看吧，经过痛苦的磨炼，他扛着沉重的水泥袋，面不改色，连监督他劳动的“造反派”也露出了不解、惊诧的神情。

在彭加木的一生中有多少阴霾的日子，他总是以坚毅的步伐，迎接光明的那一天……

一九四六年，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，国立中央大学也“复员”南京。彭加木历经千辛万苦，辗转来宁。沿途那残破的村庄，炸塌的城垣，流离失所的灾民，荒瘠不毛的大地不时扑入视野，在他头脑里逐渐形成一个概念：科学落后，经济贫弱，是中国险些沦亡的症结所在呵！八年抗战，中华民族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才换来了和平呵！

彭加木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，终日泡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。他和夏淑芬相知甚深，爱情，给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。两个年轻人没有忘情于卿卿我我，倒是沉溺于科学实验之中。虽然一年前发生在重庆的“一·二五”学生运动也曾像一道炫目的光亮在彭加木眼前闪现，但是，他对当时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，国民党当

局的内战阴谋一时还察觉不明，在中大农机化学系，他是以一名学业优良的高材生著称的。

但是，风雷激荡的时代以它犀利的凿刀，在他身上留下了雕刻的痕迹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，宁沪苏杭十六所高等学校在南京举行了“反饥饿，反内战，反迫害”的大规模游行。上午九时，当中大丁家桥分部的游行队伍去四牌楼，与校本部的大队伍汇合时，队伍里并没有彭加木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

其实，彭加木也早已起床，他的心惦念着显微镜、试管、烧杯。早饭后，他一直呆在实验室里。

十时许，报警的锣声伴着撕裂人心的呼号在丁家桥的校园回响：

“珠江路流血啦！”

“军警镇压学生了！”

“中大同学被捕了！”

流血！捕人！彭加木的脑子“嗡”地炸响，他把试管一推，甚至跟身边的教授招呼都没有打，身上的白大褂也来不及脱，便冲出实验室，一口气飞奔到珠江路口。眼前是怎样一幅惨烈的画面呵：警车嘶叫，警棍飞舞，马队乱踩，行人逃遁，一摊摊血和水龙头冲出的积水搅在一起，遍街流淌……彭加木怒火中烧：这是什么政府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竟下如此毒手！他躲过棍棒，迅速站在游行队伍中，挽着同学们的胳膊，大声疾呼：“反对内战！”“抗议政府暴行！”彭加木坚定有力的脚步，汇入了游行队伍排山倒海脚步中了。

……彭加木终于盼到了“那一天”：四人帮覆灭，“梅花党”假案不攻自破。他来不及抚摩累累伤痕，又踏上去新疆的旅程，进行那一度中断的生理生化的考察和研究。

一九七九年冬天，迎着大西北的酷寒，彭加木率考察队横越

罗布泊进行实地考察，丰硕的收获和巨大的“谜”激励着彭加木做第二次罗布泊之行。

初春，彭加木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，抽空去看望了友情笃厚的中大同学陈春明。当年他们曾一起参加过“五·二〇”游行，彭加木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同学是“新民主主义青年社”的成员哩。

在陈春明的家里，彭加木兴致勃勃地描绘了考察罗布泊的难忘情景：奇妙的雅丹地貌，两千多年前西域三十六国中的楼兰古国，新石器时代的玉石斧，佉卢文的残破木简，公元二世纪“贵霜王朝”的钱币，还有不时出没于旷野沙原的野骆驼、马鹿、黄羊，更有那蕴藏丰厚的岩盐、钾、硼砂、石膏等矿物和动植物资料……彭加木边讲边给主人放映自制的幻灯片，大自然神奇的造化，引起陈春明和她爱人老何的浓厚兴趣。

夜，已经很深了，室外寒风呼啸，室内炉火融融，难得的早春之夜，谁也没有睡意。这三个中大毕业生从解放前的学生运动谈到前几年的“文革”浩劫，从党的传统的逐步恢复谈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远景，然而，谈得最多的还是彭加木心爱的罗布泊。

“老彭，有机会出国去看看，对你，未尝不可考虑。”老何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。

“不，我才不出国呢！国内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光罗布泊就够我忙了。”彭加木用手轻轻按了按眼镜，认真地说。

“不过，能出去看看也好。”女主人以前不久出国参加学术交流的体会，说出自己的看法。

“当然，等把罗布泊的自然条件、自然资料搞清楚了，我就要远征啦！”彭加木把手一挥，露出会心的微笑。

“去哪？”

“去考察南极！”彭加木火热的目光闪烁着，像孩子般乐开了。

“你呵，总是不断探索，开拓！”老何不禁叹道。

说到这里，细心的女主人关切地问起彭加木在东北的一个孩子。彭加木在“劳改”期间，孩子孤身离开上海，去东北农村插队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成千上万知青招工回到上海，彭加木的孩子也在招工条件之内，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孩子靠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东北一所农学院。做妈妈的夏淑芬，总感到自己这些年来对孩子未尽到责任，心中难免内疚。是留东北上大学，还是招工回上海？她有些踌躇了。彭加木看出了妻子的心思，对她说：“哪能让所有的人都调回上海？孩子是国家的，要让他闯，自己闯出一条路来，你管他干什么？”

一心恋着事业，处处想到国家，没有世俗观念，没有庸俗作风，真是“秉德无私”呵！这，就是彭加木。

就在这次京华会聚两个月后，彭加木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罗布泊考察，不久，便传来他失踪的电讯……

关山重重，人们时刻牵挂着他，翘首远望，西北天际星光灿烂，一个声音恍然在天地回荡：“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兮，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。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……”

愿将三闾大夫这古老而豪迈的歌献给你——彭加木同志。

一九八一年一月

丹心彩墨尽风流

——记工笔花鸟画家喻继高

—

喻继高出身在江苏省铜山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。沉重的生活负荷，使得他八九岁起就投入到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劳动之中，拉犁、割草、放牧……什么活都干。

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他这双撸牛尾巴的手，居然同丹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一九五一年夏天，他以名列第三的优秀成绩考进了南京大学艺术系。

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。它的艺术系是美术大师徐悲鸿创办的。喻继高入学时，悲鸿先生虽已北上主持中央美术学院，但他的一些同事，如傅抱石、陈之佛、黄显之、秦宣夫、杨建侯、谭勇等，仍在系里执教。这些名闻遐迩的画家，尤其是傅抱石和陈之佛两位先生，对喻继高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四年大学生涯，他除了课堂所学，还时常跟着傅先生外出写生，而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傅家或陈家给两位先生磨墨理纸，观摩大师或写意或工笔的艺术创作过程。他们将喻继高视若亲人。

或许与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，喻继高对工笔花鸟的兴趣日趋浓厚。我国的工笔花鸟历史悠久，早在秦汉之前即出现于工艺品

上，五代开始成为独立画科，黄筌创双勾填彩法，成为院体工笔花鸟体系，及宋达到鼎盛时期。宋之后，人们逐渐偏爱“水墨为上”的写意画法，从此轻淡野逸的画风成为主流，而工笔花鸟则日益不被重视，到了近代逐渐衰微。陈之佛先生有鉴于此，毅然以振兴工笔花鸟为己任，继承宋院体双勾填彩法，并吸收东西方民间美术之精髓，锐意革新，成绩卓著，赋予工笔花鸟这一古老画种以新的生命。喻继高不离陈老左右，进一步接触了北宋以来的工笔花鸟名画，细细观赏玩味，精心挥笔临摹。艺术上的不断进取，使他成为陈之佛先生一生最得意的门生。他刻苦为学，几乎没有过过一个节假日，每当周末，同学们有的去看电影，有的去跳舞，有的则徜徉于静静的林阴道上，而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在教室里用功，四个春秋从未间断。一九五五年，喻继高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。翌年，他创作的《夭桃春色》参加“江苏省近两年美展”获三等奖。接着，他的《牡丹蛱蝶》获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，在北京展出后，又选送至缅甸、巴基斯坦等国展出，甚为国际友人所喜爱。啊，生活在喻继高面前展现一片亮色。这片亮色，是他用撸过牛尾巴的双手，蘸着辛劳的汗水，敷抹出来的。现在，他正朝着艺术殿堂的深处走去……

二

一九五九年，春寒料峭。

江苏省政协小礼堂里，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正在聚会。小憩时刻，老先生们突然豪兴大发，想吟诗作画。一个电话打到省国画院，正在勾勒《牡丹孔雀》的喻继高立即应召而来。

“请陈老开笔。”傅抱石先生率先提议。

陈之佛笑捻长须，蘸彩俯身在四尺宣纸的右下角轻濡几笔，绘就一株雅淡的腊梅，典丽而富于生趣。

“喻继高，你上。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诗人钱静人说。

喻继高顿感惶恐不已。眼前，名家济济，俊彩星驰，我若贸然而为，岂非班门弄斧？一时间，他怔在那儿不知所措。

“画吧，画枝山茶。”陈之佛给门生鼓劲。

“学生画不出来考老师。”不知谁说了一句。

啊，原来这也是一种考试，不仅考学生，更是考老师。想到这里，喻继高茅塞顿开，无论如何也要画，哪能让老师丢脸呢？他抑制激动，略一沉吟，用笔蘸了蘸洋红，在腊梅的下角画了一株娇艳欲滴、灿然绽放的山茶，透露出浓郁的春意。场上并没有人赞誉他，可是，一双双满意的目光却向陈老倏然投去。

“该傅老画了。”陈老在点将。

一向豪爽的傅抱石先生并不推让，只见他左手拎着宣纸的一角，轻轻抖动了一下，稍一凝视，遂点染淡墨，提笔从底端下毫，笔峰如出鞘之剑，猛可里一下到顶，旋而笔头又歪了几下，瞬间，一根壮硕的石笋昂然挺立在画幅中央，把整个画面撑起，直如昆仑横空，气势非凡。

但此刻傅抱石并未放下画管，目光仍停留在石笋上面。忽然，他若有所思地一笑，遂将笔递给擅长画鸟的蒋仁教授。蒋仁饱满浓墨，在石笋顶部涂了三个黑墨团。正当有人惊诧莫名之际，他又着以淡墨，轻轻几笔一勾，三只八哥神态各异，伫立在众人眼前。就这样，一幅精妙的联璧之作，在不到半个钟头之内完成了。

“下面我来。”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胡小石先生自告奋勇，挥笔在画的左上角，以“迎春色”为题落款，笔迹浑厚、雍容，与画浑然一体，相得益彰。虽是即兴，却不失为一幅名作。装裱后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悬于政协礼堂，为各界人士所赞赏。

这年盛夏，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，喻继高又襄助陈之佛先生完成了巨擘之作《松龄鹤寿》。他冒着酷热，搜集和绘制了二十五只姿态神情不同的丹顶鹤，并作了最初的构思设计，最后由